

红嘴鸥与“大漠湖城”生态之美

——写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王建民

写在前面的话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乌海地区仅有人口 410 人，除仅有的几家小煤窑和零星的一点农牧业外，其他经济一无所有，几乎如同一张白纸，基本上还处于未开垦的原始状态。乌海地处三大沙漠交汇处，是一座在一片荒漠戈壁上建立起来的新兴工业城市。1958 年“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拉开了乌海地区大开发建设的序幕；经国务院批准，1976 年 1 月 10 日乌海市正式成立。乌海因煤而建、因煤而兴，先有矿、后有市，先生产、后生活。在“荒漠建城，脱‘沙’向‘绿’”的过程中，大漠“黑色煤城”乌海，也曾因煤而“黑”，因煤而“污”，因煤而“呛”，因煤而“困”，更面临着愈益严峻的“资源枯竭城市”经济和城市转型发展的问題……

如今的乌海已经从“沙”到“绿”、从“乌”到“海”、从“荒”到“荣”、从“兴”到“旺”，昔日地地道道的大漠“黑色煤城”，现在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城市越来越美，已经成为“沙漠绿洲、园林城市，大漠湖城、水上新城”。2018 年，在乌海迎来改革开放 40 周年、乌海地区迎来大开发建设 60 周年之际，对河湖水质要求很高的可爱的精灵近千只红嘴鸥来了，乌海湖被它们彻底“激活”了；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批红嘴鸥飞越千山万水、用它们的翅膀再次选择了乌海的生态环境，成为“大漠湖城”乌海和自治区西部一道亮丽的“生态文明”风景线！

站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抚今追昔，沧桑巨变、沧海桑田，笔者浮想联翩、思绪万端，谨以此文献给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沧桑巨变的乌海。该文共分三个部分：一、荒漠建城，脱“沙”向“绿”；二、大漠煤城，脱“乌”向“海”；三、大漠湖城，鸥翔鸟鸣。

大批红嘴鸥“激活”乌海湖已经成为了“大漠湖城”乌海和自治区西部一道亮丽的“生态文明”风景线！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乌海，在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建成蓄水 4 年后的 2018 年 4 月初，近千只红嘴鸥首次迁徙驻足拥有 118 平方公里水面的乌海湖，昔日三大沙漠包围的“大漠煤城”，今日“沙漠绿洲、大漠湖城、水上新城”的乌海，全民兴奋，带着意外和惊喜，观鸟者人群如潮。蓝天碧水相伴，人鸥忘情嬉戏，喂投啄食之间，欢笑和鸥鸣起伏交融，共同绘就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美画卷。

今年从 3 月中旬开始，这些“老朋友”再次陆续迁徙驻足乌海湖，而且带来了大量新伙伴。市民们欢呼雀跃，男女老幼呼朋唤友，观鸟的激情一下子又被引爆了。每天，数千人来到乌海湖畔，与红嘴鸥近距离互动。许多外地游客为一睹只能在云南滇池和青海湖等地才能看到的人鸟互动的壮美盛景，也络绎不绝、纷至沓来，乌海湖彻底被鸥鸟“激活”了。

人与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漠湖城”乌海已经成为红嘴鸥无比眷恋的停留之地——这些对河湖水质要求很高的可爱的精灵飞越千山万水、用它们的翅膀再次选择了乌海的生态环境！它们也已成为乌海生态之美的点睛之笔，也已成为了乌海生态之美最灵动、最温馨、最靓丽的名片！

然而，站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抚今追昔，沧桑巨变、沧海桑田，面对昔日地地道道的“大漠煤城”，现在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城市越来越美的现代化新乌海，不能

不让人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一、荒漠建城 脱“沙”向“绿”

乌海地处乌兰布和沙漠、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地的交汇处，是一座在一片荒漠戈壁上建立起来的新兴工业城市，是内蒙古乃至全国荒漠化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荒漠化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达 60%，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多年来，平均降水量为 159.8 毫米，蒸发量却高达 3289 毫米，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曾被外国人视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乌海因煤而建、因煤而兴，因国家的大发展需要而生，乌海从荒原、从大漠、从煤矿、从煤城……一步步走来，走到了今天、走到了现在!

据史料记载，新中国成立之前，小煤窑“矿工们住的是石头垒墙、沙蒿盖顶的地窝棚，过着食不饱饥、衣不遮体的悲惨生活，每天以最原始落后的手刨、人背的采煤方式从事繁重的劳动，像牛马一样被驱使……平均每产十几吨煤就有一个矿工死亡。”“这块土地成了地主军阀的摇钱树，煤矿工人的活坟墓。”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乌海地区仅有人口 410 人，一穷二白，除仅有的几家小煤窑和零星的一点农牧业外，其他经济一无所有，几乎如同一张白纸，基本上还处于未开垦的原始状态。“当时，乌海地区地处偏远，人烟稀少，这正给反革命分子以藏身之地。”1950 年经过解放军剿匪和镇压反革命活动，扫除了反革命残余势力。1951 年，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号召共产党员‘打到沙窝去’开展工作。”“杨青山、康岳、刘学元是来乌海地区工作最早的共产党人。”刘学元在其《在拉僧庙化工厂初创的岁月里》一文中忆述道，“巍峨的拉僧山是座石灰岩山，山脚下有四季畅流的矿泉，附近的煤炭资源也非常丰富，西边紧邻黄河渡口。如果在这里办碱厂……产品出来……顺流而下，直达包头。”“五天行程，虽然天天吃干粮，喝凉水，卧沙滩，但大家不觉得苦和累，一心想到拉僧庙大干一场。当时的拉僧庙……周围几十里人烟稀少，可水草倒还茂密，黄羊成群，狐狼出没。”

1953 年，国家“一五”计划实施，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包兰铁路、包钢均在计划之中。随后国家十几支地质勘探队伍先后踏入乌海地区这片荒漠戈壁，他们穿戈壁、钻山沟、顶风沙、冒酷暑、斗严寒，风餐露宿，历经几年的艰苦勘探，使乌海地区沉睡多年的 30 多种矿产资源终于为世人所知。其中，探明煤炭储量 44.3 亿吨，基本上是焦煤，占自治区当时探明焦煤储量的 82.6%。乌海地区就是一座资源宝库，成为“一五”时期国家布局的十大煤炭基地之一。1958 年 10 月 1 日，包兰铁路全线正式通车，它为乌海地区大规模的煤炭开发及煤炭外运提供了重要条件。然而，在异常恶劣的生态环境中，踏入这片荒原的人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据 2012 年 2 月 21 日《乌海日报·晚报版》“本土·追忆”《包兰铁路建设者忆峥嵘岁月》一文报道，“1954 年至 1958 年，为了支援包兰铁路的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一军挥师北上，与铁道部工程局的工人们共同建设了包兰铁路，为连接我国华北地区与西北地区建立了又一条重要通道……杨春生、刘祥、陈道祥、陈文高老人就是当时铁一军的军人，因为包兰铁路，他们与乌海结缘。‘一来乌海，看到满眼黄沙，一穷二白，当时我就想，这可怎么生活啊!’回忆起当时的艰苦生活，刘祥老人的老伴儿现在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上世纪 50 年代的乌海，风沙大是出了名的，‘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风沙大，一天得吃二两五，白天吃不够，晚上还得补’……这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每天早上一觉起来，被子上和人的脸上、嘴里都是沙子。”据《乌海日报》《铁路：从“一枝独秀”到四通八达》一文报道，当时“生活用水取自黄河，由部队安排汽车每天运输，遇上风沙最厉害的时候，汽车走不成，只好组织战士步行几公里去挑水。有一次，派出挑水的战士遭遇沙尘暴，漫天风沙刮得人睁不开眼，无奈只能闭着眼走，回到驻地，一铁桶水只剩下半桶。”

1958 年，包兰铁路开通后，为支援国家钢铁工业发展，特别是满足即将建成投产的现代化钢铁企业——包头钢铁公司急需的煤炭，就近开发乌达和桌子山煤田已紧迫地提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随后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自治区的煤炭生产供应问题。由此，拉开了“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乌海地区大开发建设的序幕，这片沉睡的荒漠彻底被唤醒了。从此，先有矿、后有市，先生产、后生活，“大漠+煤矿+煤城”=“大漠煤城”也就在很多年成为了乌海地区

的标配与形象代名词，其实这也就是意味着生态与生产、生活环境的十分恶劣，意味着人的“灰头土脸”与产品的“傻大黑粗”！

据史料记载，1958年“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开始时，已临近冬季，加之短时间从周边与全国很多地方云集了大批人马，各路生产大军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仅乌达煤矿在短短的时间内，煤矿职工由上年的260人猛增到11000人。没有住房，大家便傍山凿洞，就地挖窑、穴居地下，或搭草棚、架帐篷、干打垒、砌石屋，“山前山后皆帐篷，沟里沟外石头房”。因为严重缺水，为保证工程用水，人们喝一小杯沉淀泥沙后的黄河水也得排队，当时有一首诗写道：“汽车跑出二十里，始能运回黄河水。十天难洗两次脸，两月不洗一回衣”。没有菜吃，就以咸菜、盐和辣椒面下饭，有时连咸菜也吃不到，就用盐水煮黄豆下饭；没有黄豆，就干脆用盐水蘸着窝头、馒头吃。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广大矿山建设者们不顾生活的艰苦和生产任务的繁重艰险，向“贺兰山进军，向煤海开战”；安家在荒漠沙滩上，夺煤于荒山野岭间。他们先生产、后生活，“战天斗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赢得了夺煤大会战的胜利。在乌海地区煤炭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也涌现出了刘维成、支双喜、杨永成、张二毛、张立明等一大批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

亲历者马世芳（1958年10月调入内蒙古桌子山煤矿筹备处任副主任，后任桌子山矿务局副局长等）在其《在桌子山煤田初创的岁月里》一文中忆述道，“建矿初期，桌子山煤田一片荒凉，除野兽出没外，便是狂风肆虐，沙土飞扬……一觉醒来，人几乎埋到沙子里，有时一夜之间门被沙子挡住开不了，折腾得人哭笑不得，至于帐篷被大风刮倒，更是常事。如果说住房问题是当时的一大难题，那么吃水的事就更严重了。当时的卡布其只有一口水井，因为水少人多，人们总是排着长队打水，到最后井水越来越浅，有的人就把自己的孩子用绳子吊着放到井下，用碗往桶里舀水。情况危急到了极点，最后只好用马车和汽车从黄河往回拉水……有时缺水连饭也做不成，只好忍饥挨饿。”

亲历者郝文广（时任伊盟盟委副书记、副盟长兼桌子山矿务局党委书记、海勃湾市委第一书记）在《开发建设海勃湾》一文中忆述道，“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1960年5月16日）中午，……说乌兰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主席到矿区视察，……在乌达矿务局视察五虎山矿时，天气很不作美，西北大风卷着地上的沙子让人睁不开眼睛，打在脸上生疼，可他仍旧徒步在矿区和我们一边边走边谈……”。“我在海勃湾工作期间（1958年4月—1962年8月）杨植霖（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书记就来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59年3月，到了井口，看望了那些只有嘴唇是红的，眼球是白的，除此浑身上下一般黑的矿工们。当他了解到矿工们因长时间没有水，洗不成脸时，心里难过极了。特别是他看到矿工们住在山崖下或石洞里时，反复向我们强调，这里的生活条件太差了，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改善，设法解决，并当晚召开会议……”“引黄河水到卡布其，全长11公里。职工的吃住问题也有了很大的改善，至此，‘挖坑搭顶住地窖，沙葱咸菜是佳肴，一月难洗一次澡，浑身上下虱子咬’的状况明显得到改观。”

现在重温这段创业历史，在“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中，乌海地区第一批的开发建设者们，面对大漠风沙、面对地腹煤层、面对干旱缺水缺绿、面对极其简陋的居所饮食，面对如此恶劣的生态与生产、生活环境，究竟需要怎样的主人翁精神与境界？！他们能够想像到多年后的乌海能够成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沙漠绿洲、大漠湖城、水上新城”吗？他们能够想象到有朝一日乌海会出现“大漠有鸥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美盛景吗？然而，这一切正是他们顽强的艰苦奋斗为之奠定的基础！他们是乌海地区创业发展的奠基者，他们是乌海这座英雄城市的英雄群体！我们永永远远都应该记住他们普普通通而又无比高大的光辉形象——他们就是那个火热的年代为祖国和乌海地区奉献光与热的“太阳神”——发光发热，燃烧自己，照亮、温暖别人!!! （一）